

許談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五編 第十八冊

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

陳紹慈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許 錄 輝 主編

第 18 冊

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

陳 紹 慈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陳紹慈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40 頁；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編；第 18 冊)

ISBN：978-986-322-521-8 (精裝)

1. 古文字學

802.08

102017821

ISBN-978-986-322-521-8



9 789863 225218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322-521-8

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

作 者 陳紹慈

主 編 許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25 冊 (精裝) 新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

陳紹慈 著

作者簡介

作者陳紹慈，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專書著有《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研究》（博士論文，花木蘭出版社，2006）及《文學啓示錄》等，其中《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研究》為碩士論文。此外，還有單篇論文多篇，如：〈「古書研究」之「書」的定義及範圍初探——以出土簡帛為主要觀察對象〉、〈「畫」字「畫」文化新探——以先秦文物印證文字形構〉、〈文化文字學的定義與範疇〉。

提 要

古代漢字形體的變化是文字學探討的主要課題之一。從民國以來，有多位學者（如：唐蘭、許琰輝及李學勤等）在此方面提出看法，本論文之第二章即述評諸家之說。又本文以甲骨文、金文、籀文與小篆這四種字體為研究範圍，故於第三章介紹其字體特徵。

「變化」包括演變與演化兩大類。「演變」意謂同一個字的字形改換，屬於「形變」。第四章所提到的演變現象包含：循化、訛變、繁化、簡化與造作。「演化」則是指文字的孳乳、分化現象，亦即經由字形的改變產生新字，屬於「質變」。第五章論述的演化現象包括：歧分與轉注，皆是因應精確記錄語言的要求而產生。歧分以改變筆畫或採用異體字等方式形成另一個新字；轉注源於語言孳生（字義使用範圍擴大產生引申義）及文字假借，再用增加或改變意符的方式轉化出新字。第六章進一步探討第四、五章所述各種現象形成的原因，大致可分為實用、美化與配合字說等三大類。

綜合前面幾章的內容及附錄各項下的字數，得到以下的結論：1. 古文字的變化分演變與演化；2. 形變是主要趨勢；3. 古文字的循化是保存文化的主力；4. 訛變造成文字符號化；5. 歧分及轉注可減少學習的負擔等。此外，從造成字形變化的原因（實用、美化）可看到先民在漢字演進過程中展現的智慧。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題意的說明	1
第二節 研究的動機	3
第三節 研究的範圍	4
第二章 當代學者對於古文字變化的研究	9
第一節 唐蘭先生的看法述評	9
第二節 梁東漢先生的看法述評	13
第三節 許談輝先生的看法述評	18
第四節 李學勤等先生的看法述評	20
第五節 其他學者的看法述評	24
第三章 甲、金、籀、篆的流傳與特徵	29
第一節 甲骨文、金文的流傳與特徵	29
第二節 鍇文、小篆的流傳與特徵	35
第四章 甲、金、籀、篆的演變現象	43
第一節 循化	43
第二節 變	46
第三節 繁化	53
第四節 簡化	56
第五節 造作	59
第五章 甲、金、籀、篆的演化現象	63
第一節 歧分	63
第二節 轉注	65

第六章 甲、金、籀、篆變化的原因.....	71
第一節 實用.....	71
第二節 美化.....	74
第三節 配合字說.....	75
第七章 結論.....	77
第一節 古文字變化的原理與階段.....	77
第二節 古文字的形變與質變.....	80
第三節 古文字的變化與漢字特性的關係.....	81
附錄	
附表一 循化.....	83
附表二 詛變.....	101
附表三 繁化.....	119
附表四 簡化.....	125
附表五 造作.....	128
附表六 歧分.....	130
附表七 轉注.....	131
附表八 沿襲.....	133
參考書目.....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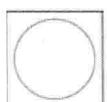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題意的說明

什麼是甲、金、籀、篆四體文字的變化？茲分五點說明於後：

一、甲金籀篆是四種漢字的簡稱——甲金籀篆的全名是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至於它們的流傳與特徵，留在第三章詳述。

二、四體是四種字體——漢字的字體與字形不同，字體指字的筆勢，字形指字的結構。字體因書寫的材料、工具和藝術風格不同而異，如甲骨文是用刀刻在龜甲上，金文是鑄造在青銅器上，籀文和小篆是用筆寫在竹片布帛上。書寫的工具和材料不同，筆勢（風格）自然不一樣，因此漢字分成許多字體，如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隸書、楷書等。字形因結構不同而有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等。但二者的關係至為密切，不能分割，因此通常合稱為形體。它們的關係如下圖：



○：字形

□：字體

三、變化包括演變和演化——變化指事物形質的改換，很多學者，研析漢字形體的變化，大都把變化當作一件事，事實上，變與化是不能混同的，依科學家的研究，世上萬物的變化，可分兩種模式：一種是「物理變化」，它的形態

改換，性質不變。如人的幼年、少年、青年以及老年的形態，可能不斷改換，但人的性質不變，人還是人。一種是「化學變化」：它不但形態改換，而且性質也發生顯著的變化。如水分解為氫和氧，無論形態或性質彼此都不相同。漢字的變化，也有演變與演化之分。演變是字形的改換，字義不變；某一個字的字形雖有改變，但它還是某一個字。如「秦」字的簡化（簡省偏旁「禾」）、「辛」字的繁化（增加筆劃）。演化則是字形改變，字義跟著改變，亦即某一個字的字形改變，某一字不再是某一字，變成另外一個字。如「月」和「夕」的分化、「昏」產生轉注字「婚」。我們稱演變為「形變」，演化為「質變」。本文研析字形的變化，是採取變與化分開的辦法，希望能獲得清楚的了解。

四、甲金籀篆是古文字——漢字的發展，可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的漢字，稱為古文字。後一個階段的漢字，稱為今文字。古文字包括哪些字體？學者的意見不一，有認為秦篆以前的文字〔註1〕，有認為先秦以前的文字〔註2〕，有認為漢武帝以前的文字〔註3〕。龍師宇純先生認為是隸書以前的文字。不論哪一種說法，都把甲、金、籀、篆看作古文字。因此，本文的題目也可以簡單說成「古文字的變化研究」。

五、不取六國文字的原因——六國文字，也是秦篆以前的古文字，有的學者把它和甲、金、籀、篆混在一起研析，龍師宇純先生對此認為有待商榷，因為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力政，不統於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註4〕據王國維先生的研究〔註5〕，西土的秦國，地處宗周故地，承繼西周文化，尙用籀文，變化較小，東土的齊、燕、趙、韓、魏、楚等國，則用古文，變化很大，形體結構，和西周金文、籀文、小篆等多不相同，形成一種富有地域性的新文字，如把它和甲、金、籀、篆混在一起研析，材料駁雜不純，勢必影響研析結果的正確性。因此本文不取六國文字為研究對象。

〔註1〕 參見高明著《中國古文字學通論》第4頁。

〔註2〕 參見林澣著《古文字研究簡論》第6頁。

〔註3〕 參見李學勤著《古文字學初階》第2頁。

〔註4〕 參見許慎著〈說文解字敘〉。

〔註5〕 參見王國維著〈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第二節 研究的動機

古文字的通行，自甲骨文（公元前一三八四年）到小篆（公元前二〇七年），時間長達一千多年，漢字不斷變化，前一代通行的文字，後一代的人，便已很多不能認識。現代的人，更不用說了。因此古文字如何變化？為什麼變化？它們的作用與意義如何？不但是古文字學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文字學的重要課題之一〔註6〕。

當代許多學者對於古文字的變化，的確做了不少的研究，也獲致輝煌的成就〔註7〕。但還有一些有待商榷之處，茲分述於後：

一、運用科學方法，態度不夠嚴謹——古文字的研究，孫詒讓先生主張要研析古文字形體的演變規律，作為考釋古文字的依據。實事求是，掃除過去隨便推測的惡習〔註8〕。唐蘭先生也認為古文字的研究，缺乏一貫的理論與一定的標準，沒有系統的理論，無從定出標準，沒有標準，所用的方法就難免錯誤〔註9〕。當代學者，多有共識，無不運用科學方法，探究問題。所謂科學方法，是研究事物現象的一種方法和必經的過程，從開始觀察事物現象、蒐集有關資料，以致處理這些資料，都必須運用各種技術，去發現潛在於事物現象中的規則與秩序，然後給予歸納、整理、分類，進而建立各種有關的科學概念與理論系統。但有些學者態度不夠嚴謹，如把甲骨文和金文的象形字，自行或互相比較，納入簡化與繁化的類型〔註10〕，這種做法並不妥當，因為甲骨文和金文的象形字，筆畫多少不定，多一畫少一畫，都是那個字。學者選取多一畫的字，繁化字便多，選取少一畫，繁化字便少，這樣研析的結果，又如何能切合事實呢？

二、理論缺乏系統——文字的變化理論，要有系統，才能使人深切了解古文字的變化事實與意義。有些學者對此不太重視，如變化是什麼？為什麼變化？如何變化？有什麼作用？有什麼意義？都沒有一層層的說明，以致令人眼花繚亂，莫測高深。

〔註6〕 參見龍宇純著《中國文字學》第5頁。

〔註7〕 如唐蘭先生，龍師宇純先生，裘錫圭先生，李學勤先生。

〔註8〕 參見林澣著《古文字研究簡論》第5頁。

〔註9〕 參見唐蘭著《古文字學導論》第24頁。

〔註10〕 理由參見本文第一章第三節。

三、根據寫作宗旨，做成結論——有的學者對於古文字的研究，是先定宗旨，再作結論，例如蔣善國先生認為漢字的演變，是一種形體的簡化作用。他之所以作此結論，據蔣先生自己說，是要鞏固簡體字的基礎和正統地位，加強整理簡體字的信心，以便很快完成簡化的工作〔註 11〕。但事實並非如此〔註 12〕，像這樣的研究，怎麼能符合事實呢？

四、各種判斷，不依確實的證據——科學研究，必須依據可靠的證據，作成各種判斷。有的學者好像不太重視此一原則。如梁東漢先生過分強調漢字有表音的趨勢，主張漢字已產生由「表意變成標音」的質變，並以唯物辯證法作推論之根據，以配合改拼音文字的政策。這些說法並不正確，都與事實不合。（見第三章述評）

五、應提數據，不提數據——科學研究，必要作比較判斷時，要提出數據，以證明判斷的真實正確。但大多數學者，都不重視數據，應提數據而不提數據，例如大陸學者多主張：簡化是漢字發展的主要趨勢，顯然未確實作過分析與統計。據筆者分析統計後的數據比較，繁化比簡化的趨勢更明顯。（統計數據見結論）

基上所述，可知古文字的變化研究，尚有待於我們後學，繼承前輩學者的領航，繼續研究，求取發展。

第三節 研究的範圍

爲了避免前述的缺失，本文的研究範圍，儘量縮小，集中在古文字的變化上。茲分研討問題、保留問題、重要原則三項，略述於後：

一、研討問題

（一）古文字的流傳——古文字如何發現？如何流傳？都要依據可靠的資料，摘述要點，以供參考。

（二）古文字的特徵——甲、金、籀、篆四體文字有何特徵？學者多有研析，但不完整。本文要整合各家看法，分條列述。

〔註 11〕 參見本文第二章第五節。

〔註 12〕 同註 11。

(三) 古文字的變化現象——古文字的變化現象如何？應依實際情形，分成若干類型，並列舉字例。

(四) 古文字的變化原因——古文字的變化原因為何？要作深入研析，並列舉字例及說明其作用。

(五) 古文字變化的理論系統——古文字變化的各種理論，要綜合成一系統，並詮釋其變化的動機與價值。

二、保留問題

(一) 漢字起源問題——古文字的變化研究，可從漢字的起源說起，亦即「從無到有」。也可從漢字的變化說起，所謂「從有到有」，本文採取第二種辦法，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漢字的起源，自古以來，眾說紛紜，如源於姿勢、語言、結繩，始於八卦、書契〔註 13〕，或源於圖畫〔註 14〕、始於陶文〔註 15〕，迄無定論。第二個原因是大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有原著可以參考，此外又沒有新的發現，本文不擬抄襲掠美。

(二) 異體字問題——甲、金、籀、篆四體文字中，都有不少的異體字。所謂異體字，就是同一個音義的不同字形，許慎稱為「或體」或「重文」。到了小篆，就《說文解字》的收錄，正篆九三五三字中，重文（亦即異體字）多達一一六三字，與篆字的比例約為九比一〔註 16〕。依黃建中、胡培俊兩位先生的看法，異體字的大量出現，是由於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民眾共同創造的，彼此各不相謀，自難避免異體。即使到了秦代，以小篆為全國的標準字體，文字要求統一，仍有許多異體字的存在，主要原因，或因避繁趨簡，或因癖好仿古，或因音讀分歧，不一而足〔註 17〕。根據梁東漢先生的分析，異體字的來源，共有十四類：1. 古今字，2. 義符相近、聲符相同或相近，3. 聲符的簡化，4. 重複部分的簡化，5. 筆畫的簡化，6. 形聲字保持重要的一部分，7. 增加聲符，8. 增加義符，9. 以較簡單的會意字代替複雜的形聲字，10. 義符、聲符位置交

〔註 13〕 參見林尹著《文字學概說》第 5 頁。

〔註 14〕 參見龍宇純著《中國文字學》第 25 頁。

〔註 15〕 參見李孝定著《漢字的起源與演變論叢》第 43 頁。

〔註 16〕 參見黃建中、胡培俊著《漢字學通論》第 224 頁。

〔註 17〕 同註 16。

換，11. 用新的形聲字代替舊的較複雜的形聲字，12. 假借字和本字并用，13. 重疊式和併列式并用，14. 書法上的差異。〔註 18〕

漢字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創造，因此需要某一字時，甲時甲地甲人這樣寫，乙時乙地乙人那樣寫，彼此不可能一致。此外，如「何」甲骨文作 ，象人荷戈之形，小篆改為從人可聲的形聲字。「囿」甲骨文作 ，小篆變作從  有聲的 ，和甲骨文字形完全不同，彼此間看不出演變的跡象。不論前者或後者，都是造字的問題，不在本文的研討範圍，故本文對異體字不擬作深入研討。

(三) 沿襲問題——少數字的字形字義，經歷一千多年，自始至終，一點都沒有改變，如一、三等。因它獨立於演變與演化之外，本文不擬作深入研討。

(四) 偶傳問題——古文字有一種「偶傳」的現象。所謂偶傳，是指甲骨文、金文兩體中，有多種寫法的字形，其中一種為後人所採用而延續下來，如「戈」，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小篆選用其中  的寫法而作 ，淘汰了其他寫法。因為它牽涉到字形的選擇和淘汰，與字形的變化無關，本文予以保留，不擬作深入的研討。

三、重要原則

(一) 本文為了提供數據，特就徐中舒先生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選出已認識的一千多字，每一個字最少必須有兩種字體（甲骨文或金文、籀文或小篆各一體。）最好有四種或三種字體（甲骨文、金文、籀文、小篆），依其字形，去異取同，分成許多類，除用作討論的舉例外，并製成分類字表，附在文後，以供檢查。

(二) 本文依字形的變化分類。對甲骨文或金文的象形字，不予列入繁簡的計算，因為甲骨文或金文的象形字，筆畫（線條）可多可少，并無固定，多取筆畫較簡省的，繁化字即多；反之，簡化字即多，已見前述，如把它們列入計算，勢必流於主觀，影響研析的正確性。如「鳥」甲骨文作  或 ，小篆  和前者比較，筆劃較少，屬簡化，但和後者比較，則屬繁化，無論歸於繁化或簡化，都不客觀，故這類象形字不列入繁簡的計算。但如籀、篆是根據甲金文的基因加以增繁，可算繁化，不在此限。例如「土」甲骨文作 、

〔註 18〕 參見梁東漢著《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第 63 頁至 64 頁。

「土」、「上」，象土塊狀，其基因爲「土」，小篆作土，即屬繁化。所謂基因，即一字的基本構造成分，簡乎此者，無法構成說解〔註19〕。本文依字形的變化分類，遇到假借字，如「其」、「而」、「然」等，就其本形本義分類，不管它們的假借或引申義。如「且」字，甲、金文作「𦥑」，李孝定以爲象神主之形〔註20〕。後來借作虛詞，其小篆作「且」。以字形演變而言，歸入「循化」。

(三) 本文依字形的變化分類，遇一字有數種現象，如「蛛」字，依小篆「蛛」字來看其演變，可歸入簡化，依「龜」來分，可歸入訛變。故「蛛」字歸入兩類，其他同樣情形的例字，也以相同方式處理。

最後應該提到的是筆者學識淺陋，幸蒙龍師宇純先生的諄諄教導，與前輩學者的著作指引，才能完成本文的研究，在此謹致萬分的謝意。

〔註19〕同註5，第179頁至180頁。

〔註20〕參見李孝定著《甲骨文字集釋》第4079頁。

第二章 當代學者對於古文字變化 的研究

第一節 唐蘭先生的看法述評

唐蘭先生是當代大陸最負盛名的文字學家，對古文字的研究，有許多精闢的見解。他在《古文字學導論》中主張：古文字的研究，必須有系統的理論和一定的標準。沒有系統的理論，無從定出標準來，沒有標準，所用的方法就難免錯誤。他這種科學的研究態度，非但對後來的學者影響甚鉅，也對文字學理論的建立，有很大的貢獻。他對古文字形體演變的看法，約如後述：

一、《文字學導論》中提出字形演變的規律說〔註1〕

(一) 輕微漸進地變異：此類文字，雖有古今的不同，但本質不變。它們的歷史是能聯貫的。此類變異包括：

1. 自然的變異：不知不覺的，如𠂇變作𠂇，口變作𠂇。或寫較習見的，而忽略了罕見的。
2. 人為的變異：

〔註1〕 參見唐蘭著《古文字學導論》第222頁至236頁。

(1) 簡易：

- A. 筆畫太肥的，改為雙鉤或瘦筆。例如：省做，或省做。
- B. 減少筆畫的數目。例如：省做，更省做。
- C. 為求整齊而改變部分的位置。例如：變做。
- D. 省去部分：例如：省作。

(2) 增繁：

- A. 為趨向整齊而增添筆畫，使疏密勻稱。例如：增做。
- B. 因形聲字的盛行而增加偏旁。例如：增做。
- C. 增加筆畫或偏旁作為修飾。例如：汙寫作，加以小點。

(二) 突然有大變化：此類文字的原始形式湮滅，繼之而起的是另外一種形式。它們包括：

1. 較冷僻或罕用的字，常被改為別的相似的字。例如：鼈本作，改為從鼈。
2. 本是圖形文字，因受形聲字影響而加聲符，後來把原本的圖形省略而成形聲字。例如：鳳本作，加注凡聲，後世變為只從鳥凡聲。
3. 本是用圖形表達的象意文字，改為用聲符的形聲文字。例如：改做從貝聲的貫。

二、《中國文字學》中提出的文字演化說^[註2]

(一) 何謂「演化」：「演化」是指文字發展史上常見的微細的差別，和改易的過程。「演化」和「分化」不同，分化是產生出新文字；「演化」的結果，有時也會變成「分化」。「演化」是逐漸的，在不知不覺中推陳出新，到了某種程度，或者由於環境的關係，常常會引起一種突然的、劇烈的變化，亦即「變革」。「變革」是突然、顯著的，但最重要的演化，卻易被忽略。又演化使一字在同時期的同一種字體內，有多種寫法。

(二) 繪畫、鏤刻、書寫、印刷：

1. 文字起於圖畫。
2. 商周時，因文字是用鏤刻上去的，使筆畫的肥瘦、結構的疏密、轉

[註 2] 參見唐蘭著《中國文字學》第 116 頁至 148 頁。